

第四章 三乘共法

前言：

三乘共法，是出世間法，是建立在五乘共法的基石上的。如不備人天福德，沉淪在三惡道中，當然不能發心了脫生死。即使現生人間，如作惡多端，無慚無愧，害人害世；連做一平常人都不成，還會發心了生死嗎？所以成就人天福德的，才能修學出世間的三乘共法。

五乘共法，上面已說過了，現在來敘述三乘共法。

就一般人而言，首求現世的安樂。現世的安樂滿足了，才能更求來世的安樂。

若現世、來世的安樂，都已有把握了，才會更求究竟的解脫。

一切行無常，說諸受皆苦；緣此生厭離，向於解脫道。

常說苦有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蘊熾盛。

八苦，歸納後只有兩苦：愛別離、怨憎會。如老是青春別離、病是健康別離，死是生別離。老、病、死，皆是怨憎會。

八苦，再深究，乃只有一苦，求不得。求愛不別離而不得，求怨不憎會而不得也。

亦說苦有三苦：苦苦，壞苦，行苦。何謂行苦？就使是不苦不樂，平淡恬靜，既然不離遷流變化，遲早免不了苦。正像航行大海中，爛醉如泥，但直向礁石危灘駛去，你說熟醉不知苦樂的旅行者，不是可悲哀的嗎？

其實，行苦，還有更深的意義。就算是不苦不樂，平淡恬靜。人就可安心無為了嗎？未必！多數人會覺得太平淡了，甚至太無聊了。所以必再奮起一搏。

行苦的「行」，其實是無明的末那識，有著一往向前的衝勁，像江河瀑流，擋也擋不住啦。叔本華稱之為「無明的意志」。

有行苦者，即永不得休息也。

所以諸受，不管表面上有苦、有樂，甚至不苦不樂；但從本質上去看，都是苦爾！

這苦，既為求不得而苦，也為行而不得止息而苦。求什麼都不清楚，但狂躁的心，就是安不下來。

緣此生厭離，向於解脫道：於是有反省能力者，於此生厭離。期向於解脫道。

出離心是出世法的根本，口口聲聲說了生死的學佛同人，應反省自己，看看自己有沒有這種心情？

其實，有所求，就不是出離心了。那一切無所求，就行了嗎？也不行。

那該怎麼辦？先悟諸法的本性吧！

隨機立三乘，正化於聲聞。

發出離心而修出世法的，根機並不一致。統攝來說，佛「隨」順聽眾的「機」感不同，安「立」了「三乘」的差別。三乘是：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《法華經》等，從特殊的意義說：佛為聲聞說四諦，為緣覺說十二緣起，為菩薩說六波羅密。其實出世法都是觀甚深義——四諦與十二緣起的。不過在菩薩道中，著重廣大行的六波羅密多而已。

其實，從《阿含經》來看，佛當時的說法，倒沒這麼複雜。或說四聖諦，或說八正道，或說十二緣起。這都是在同一個匡架中，不同的陳述方法而已。

既非內容有顯著的差異，也非對機有群組的不同。

故所謂「聲聞」者，乃謂「從聽佛音聲而入道者」。故當時的佛弟子，皆是「聲聞」者。

至於云何有緣覺乘？印順法師的說法是：緣覺原は無師而獨覺的，是不用秉受教法的。但緣覺根性的大迦葉等，在釋迦佛出世說法時，也作了佛的弟子；總算在佛的聲聞弟子中，有些是緣覺根性。

大迦葉是緣覺根性嗎？無法證明。既受佛教誨，如何說是無師獨覺的根性呢？

以我的看法，勉強說是：雖都是聲聞弟子，但還是有利鈍的差異。鈍者，說一知一，像嬰兒必纏著母親。利者，聞一知十，很快就能自度。如舍利弗、目犍連等。

至於菩薩乘者，並非別聽六度、四攝等，而成為菩薩的。

而是有些人本來就較熱情，或較慈善，故願多與人分享法益。如阿難、富樓那等，行似菩薩風格。

如所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現差別。」故在釋迦座下，而有大迦葉、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、富樓那等不同風格的行者。

故隨機現三乘：因根機不同，而顯現有苦行者、菩薩者，利根者，鈍根者的差異。

解脫道遠離，苦樂之二邊：順攝樂行者，在家修法行；順攝苦行者，出家作沙門。

其實，在家修法行，未必都是樂行者。很多人是心想出家，而因緣不具足：如父母需要撫養，如家族事業必須守護，如弟妹等須要照顧。如血緣須要延續，傳宗接代等。

很多在家人，其實是苦不堪言的；哪可說都是樂行者呢？

同理，更不是出家作沙門者，都是苦行者。有些人出家後，因信徒供養豐厚，就貪圖享受者，多有人在。

出家作沙門者，首先是發菩提心，志求覺悟。其次，是有心弘法者。這與苦行，沒有必然的關係。

又苦行，分兩種：一是無意義的戕害自己的身心。一是少欲知足的「頭陀行」。

少欲知足的「頭陀行」，其實是「精神抖擻」的意思。少欲者，負擔減輕也。世俗人說他是苦行，他才認為多欲者是苦行。

不管出家、在家，或少欲知足，或隨緣順受。皆以相應「中道不二」而證得解脫。

此或樂獨住，或樂人間住。

在這出家人中，也有不同的根性，表現不同的風格。或者是愛樂獨住的，名為阿蘭若比丘。他們住在山林曠野，塚間住，樹下宿，或者是簡陋的草庵。吃的，穿的，都非常清苦。不願與大眾共住，免得人事煩心。

甚至不願意乞化，不願意說法。這類獨住比丘，都是自利心重，急於修習禪觀的。

這類獨住比丘，都是瞋心較重，而修不淨觀的一人間，就是五濁惡世。

此外，或者是樂人間住的，名為人間比丘。這是大眾和合共住，不離僧團；大都住在近郊，經常遊行人間，隨緣在人間教化。雖還是一樣的精勤修行，但過著集體生活，與社會保持密切聯繫。佛教的發展，主要是人間比丘的功德。

這類人間比丘，都是貪心較重，而修慈悲觀的——以擴大門庭為「家」業。

若「佛教的發展，主要是人間比丘的功德。」則佛教的氛圍，難免「貪多於瞋」，而成偏差。

故得多請阿蘭若比丘，來弘法。但阿蘭若比丘既不好請，說了很多人還不適應。

其實，不管是樂獨住，還是尚人間住；都是偏一邊的。最好的是適不同階段的需要而作調整也。譬如鑄劍，既需要熱鍛，也需要冷淬。

或是隨信行，或是隨法行。

這又是兩大類的根性不同，是通於在家出家的。在聲聞弟子中，或是隨信行的，是鈍根；或是隨法行的，是利根。信與智，是學佛所不可缺少的功德。有信又有智，是佛法與外道最大的差別。

信是情意的，智是理性的，學佛要使這二者，平衡進展到融和。

以上所說，信與智似乎是平行的。其實不然！何以故？唯有信，不足以出世。必有智，才能出世。

因此，信是資糧，是前輔。智才上道，是正行。譬如信、解、行、證。信在前。而解、行、證者，才是法行也。

或曰：無信之慧，增長諂曲。如世間的學者，光說不練。這就不能稱為「法行人」了。

雖復種種性，同修出離行。

以上所說聲聞的佛弟子，雖形象、根基等有種種的不同。但如發的是出離心，就得有相應的出離行，才能完成出世解脫的目的。

而所有的出離行中，最重要的即是「勘破無明，完成覺悟」也。

佛說解脫道，四諦與緣起，甚深諸佛法，由是而顯示。

三乘法的重點，在「出世解脫」也。

然如何才能出世？如何才能解脫呢？

關鍵只一點：覺悟「無我」。

故解脫之道者，從覺悟無我，而消除貪瞋慢也。

世間：以有我，故隨貪瞋慢而造業，即是集（因）。

造業後受報，即是苦（果）。

出世：從覺悟無我，故不隨貪瞋慢而造業，即是道（因）。

業消後，不受後有，即是滅（果）。

故四諦者，有兩重緣起：世間緣起與出世間緣起。

甚深諸佛法，由是而顯示：還有更深的佛法嗎？餘者，只是粗細、分合不同罷了。譬如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。

苦集與滅道，是謂四聖諦。

非只有佛法，才有四諦。世間法中，亦不離四諦也。

譬如病患，是苦。求醫而診出病因，是集。就病因加以對治，是道。治後病除，是滅。

又如公司財務不佳，是苦。會診而查明原因，是集。就原因而對治，是道。
處理後財務不佳的狀況根除了，是滅。

故苦、集、滅、道，是處理問題的理性次第。一個理性者，必按此次第去處理一切問題。

那在佛法中，云何稱之為「聖諦」呢？

世間人，於「集」的診出病因，大都是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的診斷部份原因爾。故對治後，總是尾大不掉而「受後有」也。

而佛法才能探討病原根處，而予以徹底地對治與消除。故能完成究竟的解脫而「不受後有」也。

聖諦，為能見性而超凡入聖也。

苦者求不得，怨會愛別離，生老與病死，總由五蘊聚。

這是細說苦諦：一般說有八苦。但八苦，並非個別的八，而是有著粗細、分合的不同。

總說，就是一苦—求不得。

於求不得中，再分愛別離與怨憎會。

於怨憎會中，再分為老、病、死。於愛別離中，再分青春、健康、生等。

在眾苦相中，論其本質，乃為「五蘊熾盛」爾。

熾盛者，變化不已，不受控制也。

不受控制者，為緣起無我也。

所謂五蘊者，色受想行識，取識處處住，染著不能離。

而眾生者，都以為「有我」也。

眾生以何者為我呢？以五蘊和合的體相用，為我。

蘊者，既如草叢生，更如蕃藎藤般地糾結難分。

色：外在的物質，既包括有礙的質體，也包括無礙的光、波、能量等。

受：經由感官，而領受刺激。

想：刺激經過理解與綜合判斷。

行：由意志給以反應。

識：統謂心能取象的功能。

取識處處住：這「心能取象」的功能，即是一般人所執著的「我」。

染著不能離：這「我」堅固如山，廣大如海，時時廝守而不曾離也。

此復由六處，取境而生識。

受者，再分析乃有六處。

六處，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之六根也。

從六根，接觸六塵，更生六識。

這既是貪瞋慢，業障現行的受報時刻。

也是迴光返照，修道消業的關鍵節點。

順習者，不貪。逆習者，不瞋。不順不逆者，不痴也。

或六界和合，世間苦唯爾。

後又分析說有六界：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。

前分析五蘊：色法佔其一，心法佔餘四。而此分析中，卻色法佔其五，心法只佔餘一。這不是很奇怪嗎？

佛法的修行，是以心法為主。心法不是當更仔細去分析、調理嗎？

怎麼到後期，反愈簡略呢？

以上說明世間相，不管分析為五蘊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，結論都一樣：
唯苦果，被逼迫而作不了主。

苦生由業集，業集復由惑，發業與潤生，緣會感苦果。

這是說：因惑而集業，因業而感苦果。

那惑是什麼呢？惑，是迷惑，是煩惱的通稱。因眾生內心的不良因素，煩動惱亂，這才有業的集起。

其實，惑的根本，就是「無明我見」。從我見而起貪瞋慢的心態，故隨習造業。

發業：業首由惑造，造了碰到境界，再起現行。現行後，再熏習成新的業。有如舊檔案開啟後編輯，再存成新檔。

潤生：業像樹木，吸收了養份，使其更拙壯也。

前業變後業，就像滾雪球。既生生不已，也勞累不堪。

緣會感苦果：常言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」那時候何時到呢？緣會時，即當對應有力的緣際會時，即報也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

業有身語意，善惡及不動。業滅如種習，百千劫不失，隨業感生死，不出於三界。

業有身語意，善惡及不動：在善惡外，應還有「無記」業，即非善非惡之業。何以故？既有所為，即有它相繼牽引的影響力。這與不動業不同，不動業是禪定者所造業。

業滅如種習，百千劫不失：業不能說「滅」，勉強說是「剎那生滅」，雖剎那滅，也剎那生。那變化程度如何呢？

看所際會的緣，若不相應而乏力的緣，變化量極微，如種子未入土，還是種子也。又如熏習之氣，未失也。

百千劫不失：不失，是不常亦不斷。至於變多少，視緣而異。

隨業感生死，不出於三界：都在三界六道中輪迴也。

煩惱貪瞋癡，不善之根本，癡如醉如迷，瞋重貪過深。

再說到集諦中的「煩惱」。這是內心的不良因素，壞分子。無論是知識的，感情的，意志的，凡是不正確，不恰當的，使我們因此而煩動惱亂，引

生不安定，不和諧，不自在；由此煩惱，造作種種業，更引起未來的苦迫：這都叫做煩惱。

其實，在原始佛教講到生死的根本，乃無明與愛欲爾。

無明，就是我見，誤認為「有我」——這是理性的缺失。愛欲，與我相應者，則起愛欲——這是感性的偏頗。

後來，再把愛欲，細分為貪、瞋、慢。順愛欲者，為貪。逆愛欲者，為瞋。增長我執者，為慢。

在煩惱中，「貪、瞋、癡」，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，所以叫做三不善根。一切煩惱，無非這三煩惱的支派流類。如愛、染、求、著、慳、諂、憍、掉舉等，是貪類。忿、恨、惱、嫉等，是瞋類。見、疑、不信、惛沈、忘念、不正知等，是癡類。

癡如醉如迷：印順法師所謂的癡，是對「世間相」的看不清楚、說不明白。不信，因不清楚，故無法信。非清楚地去否定它。

這癡，不是指對「出世法」的不正知。

瞋重貪過深：瞋心重者，會造極重的惡業。故有曰：瞋重者，下地獄。貪心重者，常陷己過深，而不能自拔。

佛攝諸煩惱，見愛慢無明。我我所攝故，死生永相續。

佛攝諸煩惱：這攝，表面上是「統括」。其實，是「探究」，究根探源。何以故？不究根探源，還只能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爾。不究根探源，還只是世間法爾！

見愛慢無明：經究根探源，或經菩提樹下頓悟，才知根本只在「我見」爾，眾生都錯覺為「有我」。故無明，即是為有「我見」。從我見的根本，再衍生有「我愛」與「我慢」。

我我所攝故：這我，可再分總相與別相。總相，即是我。別相，則是我所——與我相關的一切。以總相而執著別相，以別相而增長總相。

死生永相續：以此堅固執著，而生死相續。

那怎麼確認「無我」呢？一以諸行無常，無常即無不變的我。二以五蘊和合，既生命的體相用，是由五蘊和合才有；故即無可自生、可孤立、可自主、可常存的我。

確認「無我」後，即反俗道行之。從集苦，而成道滅也。

從世間緣起，變成出世間緣起。出世間者，斷煩惱、了生死。不受後有、寂靜涅槃也。